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蕩寇志

第一一二回 徐槐求士遇任森 李成報國除楊志

卻說陳希真、劉廣等在遇賢驛客寓上房，正相坐談，又見一位客官，帶了二僕進左廂房來。希真看那客官，劍眉秀目，方額微須，中等身材，滿面和光，深藏英氣，卻未知是誰，只見他已進廂房了。希真閒步下階一回，只見那客官也負手出房。希真便上前唱喏，那客官慌忙回禮。希真請問名姓，客官拱手答道：「小弟杭州徐槐。」劉廣在堂上，慌忙下階，與徐槐深揖，問道：「仁兄府後，是西湖午橋莊否？」徐槐答道：「正是。」劉廣大笑道：「遠在千里，近在目前，原來就是徐虎林兄，久慕之至，幸會之至。」希真便問劉廣道：「姨丈何處聞知此位徐見大名？」劉廣道：「此徐兄表字虎林，居杭州西湖午橋莊，乃高平山徐溶夫之令從弟也。」徐槐轉問二人姓名，二人一一答了。當時三人一見如故，希真、劉廣便邀徐槐上堂敘坐，范成龍亦相見了。遜坐畢，劉廣對希真道：「徐溶夫才名，姨丈所知也。小弟那年往高平山會晤溶夫時，溶夫說起虎林兄經濟滿懷，深通韜略，能為人所不能為。彼時弟已心醉，不期今日幸遇。」徐槐道：「經濟二字，弟何敢當，特遇事畏憚以君國，所不忍為耳。」希真稱道不絕。范成龍也說起溶夫稱述徐槐之事，並道久仰之意。希真請以上房相讓，徐槐謙謝。希真再三遜讓，徐槐便移至上房與希真共住。當晚共用晚膳畢，徐槐與希真等暢談竟夜。希真方知徐槐曾在東京考取議敘，歸部以知縣銓選，因選期尚早，故游幕於山東；近得京信，知名次已近，所以上京投供。希真暗想道：「山東正當干戈擾攘，此公倘得選山東，必大有一番作為也。」次日早起，兩家僕從各收拾行裝，徐槐與希真等各盥洗畢，用了早膳，又談了一回。為時已不早了，徐槐與希真、劉廣、成龍拱手告別，希真等赴山東，徐槐赴東京。

話分兩頭，先說徐槐辭別希真起行，不日到了東京，覓所房子，安頓了行囊，又就京中僱了兩名車夫。次日即趕辦投遞親供之事，又拜了幾日客，應酬了一番。初夏將近，風和日暖，是日間暇無事，徐槐獨坐齋內，看那庭院青藤架上綠陰齊放。徐槐忽叫車夫進來，問道：「神武門外元陽谷，我幼年曾到過，一路藤陰，景致甚好，此刻你可曉得藤花放否？」車夫道：「不敢曉得。」徐槐喝道：「什麼說話！不曉得便不曉得，有甚不敢曉得？」車夫忙答道：「是小人說錯了，小人說不敢打聽。」徐槐道：「怪哉，怎麼不敢打聽？」車夫道：「老爺不知道，近來這谷內進出不得了。」徐槐道：「卻是何故？」車夫道：「近來這谷內有一伙強人，為頭的一個叫做千丈坑許平升，一個叫做冰山韓同音。這兩個魔君，聚集一千七八百人，佔據了元陽谷，打家劫舍，無所不至，所以這山進出不得。」徐槐愕然道：「元陽谷乃京都北門鎖鑰，豈容盜賊盤踞，收捕的官兵怎樣了？」車夫在旁笑道：「官兵還敢近他！」徐槐歎道：「天下盜賊如此根多，安望太平。」車夫道：「只有一人，想該鬥得他過。」徐槐聽了，忙問是何人。車夫道：「這人姓顏，名叫樹德，號叫務滋。那年小人送一起大客商，路過薊州府寒積山，突遇一伙強人，望去何至二三百人。這邊客人，無一個不嚇得手腳冰冷。幸喜路旁酒店走出一個大漢，正是顏樹德，手提大砍刀，直奔過去，登時殺得那強人四散逃走。當時客人問了他姓名，又重重謝了他，他也老實收了，又留客人酒飯，歇了一日。小人因此識得他本領。」徐槐道：「這人現在那裡？」車夫道：「倒也巧極，這人向來東飄西泊，不知住處，恰好前日小人在不遠亭邊來復街口撞見他，可惜不問他住處。」徐槐道：「你下次遇著了他，速來通報。」車夫應了出去。

一日，有一貴官來拜見徐槐，正在廳上分賓敘坐。那車夫急走進來，見主人正在會客，不敢上來，只得站在階下。徐槐一見，便問道：「你有甚事來稟？」車夫上來道：「稟告老爺：那顏樹德正在巷口酒店裡，老爺說要見他，此刻要不要叫他來？」徐槐大喜，不覺立起道：「你怎說叫他，須我去見他才是。」那貴官笑道：「原來是那個乞丐顏樹德，徐兄見他何為？」徐槐道：「小弟聞知此人武藝超群，故愛敬他。」貴官道：「此人武藝卻好，但仁兄叫他來也罷了，何必輕身禮接下賤。況此人武藝雖好，性情鹵莽，本是故家子弟，自不習上，甘心流落，一味使酒逞性，行兇打降，所以他的舊交，無一人不厭惡他。小弟久聞他消息，只道他死了，誰知今日還在。仁兄著見了他，便曉得此人不好了。」徐槐道：「仁兄所說，諒必不錯。但此人或有一長可取，亦未可知，總待小弟見過了他再看。」車夫道：「老爺不必自去，待小人去請他。」徐槐道：「也可，但須說得恭敬。」車夫應聲了出去。

那貴官起身告辭，徐槐送至門首，貴官拱手升輿而去。只見車夫領著一個黑大漢過來。徐槐看那漢，面目黝黑，虎鬚例卷，威光凜凜，身長九尺，腰大圍，身上藍縷。車夫指著對徐槐道：「這就是顏樹德。」樹德向徐槐一揖，顧車夫道：「這便是徐老爺麼？」徐槐暗暗稱奇，便答揖道：「小可正是徐槐。」路上人見一華服官人與乞丐施禮，都看得呆了。樹德對徐槐道：「小可落魄半生，知己極少。今日老先生見召，有何教言？」徐槐道：「請壯士進內敘談。」便攜了樹德的手，一同進內。那些僕從盡皆駭然，連車夫也呆了。

樹德到了廳上，向徐槐撲翻虎軀納頭便拜。徐槐慌忙答拜，便吩咐：「浴室內備好湯水，請顏相公沐浴。」又吩咐：「取套新衣服與顏相公穿了，然後請顏相公出廳敘話。」顏樹德道：「小可承先生過愛，不知先生因何事看取？」徐槐道：「小可在山東時，久聞足下大名。但不知足下運途蹇晦，一至於此。」樹德浩然歎道：「小可是四川人，自幼遊行各處。那年小可在河北薊州，因生意虧本，往青州投表兄秦明，正還未到，不料那廝失心瘋了，早已降賊。小可失望，意欲仍回薊州，更不料還有個失心瘋的賊，就是傳言秦明降賊的人，勸小可也去降梁山，吃小可一掌打死。小可犯了人命，只得一口氣向南奔逃。路至濟南，盤纏乏絕，只得沿路行乞，遷徙到了河南歸德府。小可初意，原想到這京裡來投奔一個好友。後想世間都是沒志氣的人，我這副鋼筋鐵骨埋沒了也就罷了，便一口氣回四川去了。恰得奇兆：小可到了四川之後，為人傭工度日，一日往景嶽山去，走進一所廟宇，分宏敞，只見裡面一個老者，相貌魁梧，向小可說道：『你是洞天中大將軍，豈可置之無用之地！』又說我遇午當顯。說罷，那老者並廟宇都不見了。小可感此奇兆，因重複一路行乞到東京來。到此方才七日，不意便遇先生。先生果知我，異日為先生衝鋒陷敵，萬死不辭。」說罷又拜。徐槐急忙扶起，感慨一回，便問道：「足下那位好友姓甚名誰？」樹德道：「小可未曾和他會面，據另一個好友，姓韋名揚隱的在薊州說起他，性情仁厚，韜略淵深，慷慨好施，謙光下土，現在村神明里居住。他姓任，名森，表字人銜。小可久記在心。那年因思歸故鄉，不去見他。今番去見，叵耐他管門的這班鳥男女，不容我進去。我想，就不去罷了！」徐槐道：「想是下人之過，足下休怪他。且請用了便飯，改日小可與足下同去見他。」當日徐槐請顏樹德酒飯，又打掃一間房屋安置樹德，又暢談半夜。

次日早起，徐槐在外面應酬了些事務，大約無非貴官貴客，一番常套，不必細表。到了傍午，與顏樹德用了中飯，便叫備個名帖，帶同顏樹德，直到村神明裡去訪任森。原來任森世居皇城，先代顯宦相繼，世沐恩光，家居神明裡，資財巨萬。任森生得相貌清正，長鬚五綵，豐裁儒雅，勇力過人，性情仁厚，卻又嚴正，所以一切富家醜子弟，無不刻忌他。更兼他深居簡出，不喜趨走，所以朋友極少。這日任森正靜坐書齋，外面忽投進徐槐名刺。任森接了細細觀看，恍然悟道：「那年先師陳念義夫子仙駕來臨，謂我道：『能用汝者，與餘有二人也。』言訖而去，語在可解不可解之間。今想『餘有二人』，非『徐』而何？且待我出去接見他。」便命邀徐槐進廳，顏樹德一同進來，任森接見遜坐敘茶。徐槐與任森略談幾句，任森便大悅服，便請徐槐上坐，納頭下拜。徐槐忙謙讓道：「豈可如此！」任森道：「我觀先生才德超群，必建非常功業，日後但有用小弟處，無不效勞。」徐槐謙讓答拜，重複入坐。任森便指樹德問徐槐道：「這位大英雄是誰？」徐槐代樹德通了姓名，樹德便向任森下拜。任森大喜答拜，道：「那年韋揚隱回東京，向小弟說知顏兄，小弟甚為欽佩。又說在歸德府尋訪吾兄不著，小弟亦代為納悶。不期今日得瞻虎威，實為深幸。」樹德聽了大笑。

當時任森留徐槐、樹德酒飯，暢談一切，分知己。席間徐槐開言道：「仁兄貴莊設立礪樓，整頓戈甲，想是為元陽谷賊人之

事麼？」任森道：「正是。那廝見俺莊上豐富，常來滋擾，是以小弟不惜重資，募練鄉勇，保護村莊。那許平升吃小弟誘敗一陣，從此不敢正觀我村。只是那廝還有個黨羽韓同音，把守得緊，所以不能直搗他巢穴。」徐槐未及開言，樹德忙說道：「那韓同音本領甚低甚低！小弟一到東京，聞知此事，就去與他廝會。那韓同音身披鐵葉甲，手執刀牌。小弟赤膊空拳，打得那廝筋斗頻翻。只可惜許平升來幫他了，不然小弟活打殺他。」徐槐捻須微笑道：「二公既同生公憤，敵愾殺賊，小可不才，取條妙計，管掃得那廝影跡無蹤。」二人一齊請教，徐槐道：「火攻而已矣。」二人大喜。顏樹德便要前去，任森道：「且將器械備好再去。」一面席上勸酒，一面吩咐莊客準備乾柴蘆獲，並一切衣甲之屬。徐槐又指劃些攻取之法，又暢論一切，盡歡終席。徐槐、顏樹德就歇在任森家。

次日，徐槐替他稟明當官，請了號令，便坐在莊內聽信。任森披起黃金鎖子甲，手提爛銀點鋼槍，又取副獅蠻鐵葉甲與顏樹德披了。樹德自去架上選一把七□二斤鑲鐵大砍刀。任森跨上火炭囊騾馬，樹德跨上追風烏騾馬，點起八百名莊客，一齊殺奔元陽谷去。那許平升、韓同音正在商議打劫之事，忽報神明裡鄉勇殺來。許平升、韓同音一齊大怒，便各持兵器上馬，點起嘍囉們，殺出谷口。恰好兩陣對圓，韓同音當先出馬，高叫：「神明裡牛子，敢再到這裡來領死麼！」這邊顏樹德一馬飛出，大罵：「賊子，今番你休想僥倖了！」同音見是樹德，心中大驚，許平升慌忙出馬，二人攢擊樹德。樹德毫不懼怯，共鬥五六合。任森早已立馬陣前，兩邊戰鼓齊鳴。那賊兵後隊忽然叫起苦來，只見元陽谷煙燄齊發，火光已蒸天價通紅了。賊軍大亂，韓同音被樹德一刀砍於馬下。許平升大驚，拖槍而走。任森早已指揮兩翼壯士掩上，將賊兵團團圍住，殺得一個不剩。許平升已死於亂軍之中。那些放火的壯勇都有斬獲，紛紛上來獻功，任森大喜。內中一個壯勇的頭目稟道：「可惜徐老爺不防及谷後，眼見還有兩員賊將從谷後逃走了。」任森愕然片刻道：「只好由他。」當時與樹德會合鄉勇，同掌得勝鼓回莊，徐槐接見甚喜。任森說起不守後谷，可借走了兩員賊將，徐槐笑道：「任兄還怕不識此計玄妙，我計正妙在不守後谷。若前後合圍，不留出路，那廝必然拼命，困獸猶鬥，非兵法所忌乎？」任森大服，從此拜徐槐為師。徐槐將任顏二人恢復元陽谷功勞報官，任森、顏樹德都得了防禦職銜。自此任森、顏樹德都歸依了徐槐。

不數日，韋揚隱自睦州回來，來見任森。任森方知韋揚隱奉童貫差征方臘，不料諸庸將掣肘，以致敗績。罪歸韋揚隱，削職。任森大為歎息，韋揚隱毫不介意。因賀任森得勝之喜，見了顏樹德，悲喜交集，各問原委。又聞知了徐槐英雄，便求任森介紹來見，一見大服，便拜徐槐為師。又引李宗湯見徐槐，亦拜徐槐為師。徐槐與任森、顏樹德、韋揚隱、李宗湯日日盤桓，徐槐遂深知四人性情才能，日後各有用處。不題。

且說那元陽谷後逃走的兩員賊將，一個是掃地龍火萬城，一個是擎天銅柱王良。這二人見滿山火起，料知事敗，不敢去接應前軍，只得率領四百名嘍囉，保著一位軍師，向山東而走。路上改換了捕盜官軍旗號，所以一路無阻無礙，直達梁山。

誰知那宋江吃了魏輔梁、真大義的作弄，見有新來弟兄，□分膽怯；更兼刺陳希真不成，枉送了時遷性命，杜絕了蔡京、范天喜門路，懊恨非常。邇日希真又奉旨榮任，跨有充沂，眾將遵旨就職，日日簡練軍馬，宋江大小頭領無不震懼。這日早上，忽報有火萬城、王良二位好漢前來求見，卻未提起入伙的話。宋江正在煩恨，不得已接見了二人，卻於禮貌言辭間失於關切，覺得疏淡了些。二人不悅，托辭告去。宋江又不苦留，二人便同那軍師並四百嘍囉去了。

吳用在後山閱視燉煌，中午轉來，方才知道此事，急來見宋江道：「兄長為何拒覆新來兄弟？兄長真是奈何不得東瓜，只把葫子來磨。那魏輔梁、真大義二人，小可自失眠了，怕他真個人人如此！那新來兄弟，誠偽真假，我自有照察之法，何必遽行拒絕。兄長如此疑人，現在輔佐業已殘缺，未來豪傑裹足不前，我梁山其孤危矣！」宋江大悔，急命楊志、徐寧二人去追火王二人轉來，與他陪禮。楊志、徐寧領火火速去，早已不及了。宋江看著吳用一言不發，吳用道：「此事休提，且著人去探聽他下落，再作計較。只是陳希真那廝跨有充沂，兵勢浩大，逼近為患，極非小耍；更兼新泰、萊蕪隔絕兗州之東，我戎馬出入大為不便，所當速定大計。」宋江矍然道：「這事怎處？」吳用道：「處此之勢，用兵或有生路，不用兵直坐以待亡耳。」宋江道：「我去恢復兗州何如？」吳用沉吟一回道：「陳希真何等利害，此番去奪兗州，定然枉費力氣。我想此番我們新失兗州，雲天彪必不料我有事青州，不如乘勢去恢復清真山為妙。」宋江道：「此一路被劉廣在兗州當我咽喉，進出不利，怎好？」吳用道：「我自有道理。且我此去奪清真山，亦不專為清真；如果清真山奪不得，我亦另有算計。若從事兗州，則是舍遠守近，地勢愈促，不惟兗州不可必得，而失卻新泰、萊蕪，大非計也。」宋江點頭，便從此日日加緊操演，鼓勵士卒。統計梁山兵馬尚有□五萬，並嘉祥、濮州兩處□七萬人馬，及新泰、萊蕪□萬人馬，合計共四□二萬人馬，錢糧尚可支三年。吳用對宋江道：「似此盡可有為，兄長放心。」宋江亦喜，對吳用道：「只是我良將消亡了許多，以此耽憂。」吳用道：「再看機會，倘再能收羅幾位豪傑，便可補數了。」宋江稱是。

過了半月，兵馬操演已極精熟，宋江箭瘡亦早已全愈。是日初伏天氣，宋江升忠義堂，聚集眾英雄，請吳用點兵派將。吳用請盧俊義率李應、徐寧、燕青、段景住，帶三萬馬步全軍，先行攻圍兗州北門及飛虎寨，不必定求攻破，只待大軍過時，便將兵馬約退，揀擇險要扎住，一面為大軍作援，一面接應糧草。盧俊義應諾，領徐寧等三萬人馬去了。吳用便請公孫勝守寨，點起秦明、楊志、魯智深、武松、燕順、鄭天壽、王英、孔明、呂方，帶三萬人馬，宋江、吳用親自督領，即日起行，由汶河進發。

那盧俊義率領徐寧等三萬軍馬，正在攻打兗州。劉廣悉力防守，不暇他顧。宋江、吳用已領大軍，抹兗州北境過去，一路無阻無礙，直到萊蕪，朱武等迎接入城。歇了一日，宋江便同吳用率領秦明、楊志、魯智深、武松、燕順、鄭天壽、王英並三萬人馬，直趨清真山。早有探子報入清真營裡，都監風會聞報，便與防禦使李成商議道：「俺這裡五萬人馬，訓練精熟，盡皆有用之才。李將軍速派今戰守兵數，嚴行備備。」李成道：「相公且請鎮守，待小將帶三千精銳兵，由後山抄過赤松林，至野雲坡埋伏。待其兵過，便襲擊他後隊，先殺他個下馬威。」風會道：「此計正好，但不可□分戀戰。」李成領諾，便提兵赴赤松林去了。

且說宋江、吳用將兵馬分為二隊：秦明、魯智深領前隊，宋江、吳用、楊志、武松領中隊，燕順、鄭天壽、王英領後隊，一路由野雲渡進發。宋江中隊已過了赤松林，後隊方到林邊，吳用猛叫：「林內恐有埋伏！」說未了，只聽背後林子裡炮響，伏兵果然殺出，梁山後隊鄭天壽慌忙應敵。李成早已一馬當先，挺槍直刺，鄭天壽舉刀急迎，兩下便鬥。不上二□餘合，鄭天壽刀法已亂，那裡是李成的對手。燕順拍馬來助，只見官軍吶喊齊出，殺氣影中，鄭天壽中槍落馬。燕順大驚，只道鄭天壽一命休了。幸王英馬到，救了天壽。官兵奮勇衝殺，賊兵大亂。吳用急命楊志還救，那李成早已領兵退回去了。鄭天壽左肩中傷，折兵八百餘名。宋江大怒，便催軍馬飛速攻清真營，吳用諫道：「不可，恐前去尚有奸計。總之行軍萬不可因怒任性，一旦有失，悔之晚矣。」宋江依言，整頓了後隊，依舊按隊徐行。到了前面，果然風會已設伏等候，幸吳用料著，不曾中計。

且說風會接得李成捷報，大喜，使教李成守營，自己領精兵二萬人，扎住西灝山口。宋江兵馬屯在平地，相拒一日。風會見賊兵不中計，便起早領兵，直叩宋江營前搦戰。宋江大怒，便命前隊迎戰。秦明領命，便提狼牙棒一馬先出。風會早已倒提九環潑風大砍刀，立馬駭心。兩人相見，各無言語，交鋒便戰。七□餘合不分勝負，風會拖刀便走，秦明狠命相追。吳用大驚道：「這廝分明有計。」忙教鳴金收住。風會見了，亦不追轉，便收兵而回。次日，風會一面告知雲天彪，一面又來討戰，魯智深當先迎戰。饒你魯智深本事高強，和風會只戰得個平手。宋江、吳用都看得呆了。二人狠鬥一百餘合，只得收兵。第三日又戰，宋江命武松出戰，也只是平手。

話休絮煩，那風會與秦明、魯智深、武松連戰五日，不分勝負。當晚收兵，吳用與宋江商議道：「風會這廝，真正了得，不如用計擒他為妙。」宋江問何計，吳用道：「他明日再來，便用如此如此擒他。」宋江稱是。當夜安派已定，只等風會再來。

且說風會回西灝山寨內，正擬明早再出，只見李成前來道：「相公連日辛苦，明日待小將出戰。」風會應允。次日，李成領兵直叩宋江營前，大叫：「狂賊快獻上頭顱來！」宋江大怒，命燕順出馬迎戰。李成舉槍急刺燕順，燕順舉刀敵住，一來一往，酣戰四五□合。宋江暗暗稱奇道：「李成真個不弱於風會。」只見燕順氣力漸漸不加，虛幌一刀敗走，李成狠命相追。風會大驚，急叫

鳴金，李成已追上一段。深草坑裡，絆馬索齊起，燕順揮眾軍掩上，將李成捆捉去了。風會急命起鼓進兵，來救李成，吃賊軍兩翼擋住，風會衝殺不入，只得懊恨收兵而返。

且說宋江收兵回營，燕順解著李成進來。宋江隨即喝退燕順，道：「我教你去相請李將軍，誰教綁縛將來。」燕順諾諾而退。宋江連忙跳離交椅，走下帳來，親自解了繩索，扶上帳來，納頭便拜道：「兄弟們不識尊卑，誤有冒犯，切乞恕罪。」李成答拜畢，大笑道：「宋頭領，你此等詐術，可以網羅俗子，不能結納英雄，竟敢如此唐突李成，無怪你眼睛戳瞎了！」宋江心中大怒，眾頭領同聲共憤道：「俺哥哥山東、河北馳名，叫做及時雨宋公明，你這廝不知忠義之人，如何省得！」宋江猛然得計，便喝住眾人道：「休得傷犯李將軍！」便問李成道：「小可宋江，怎敢背負朝廷，蓋為官吏污濫，威逼得緊，誤犯大罪，因此權借水泊裡隨時避難，只待朝廷赦罪招安。不想起動將軍，致勞神力，實慕將軍虎威，今日誤有冒犯，切乞恕罪。」李成笑道：「宋公明，你須受招安，李成現是軍官，未免多此一番招安。你想李成受你的招安，你還想受那個的招安？」

宋江未及開言，只見鄭天壽大叫道：「哥哥體與這不明理的打話，小弟吃他傷了，哥哥反要與他陪禮！」說罷，提刀上帳。宋江忙攔住道：「兄弟若要如此報仇，皇天不佑，死於刀劍之下。」李成拱手道：「忠義宋公明！俺乃不知忠義之人，殺亦何妨。」宋江見李成口軟，便怒視眾頭領道：「都是你們得罪了李將軍，快與李將軍陪罪。」與眾頭領丟了眼色，宋江先跪，後面眾頭領排排地都跪下。宋江道：「小可久聞將軍大名，如雷貫耳，今日幸得拜識，大慰生平，卻才眾兄弟甚是冒瀆，萬乞恕罪。」李成亦拜倒在地道：「公明尊意究欲何為？」宋江笑道：「且請將軍坐地。」眾人皆起，只見後帳轉出楊志，向李成敘禮，訴說別後相念，兩人執手灑淚。宋江便命置酒相待，用好言撫慰道：「李將軍，你看我眾兄弟，一大半都是朝廷軍官，若是將軍不棄，願求協助宋江，一同替天行道。」

李成看到此際，暗暗想道：「我若任性拗他，白白的送了性命，與國家毫無益處，不如趁他籠絡之時，我便將計就計，投降了他，就中取事。或除得來宋江更妙，萬一不能，就剪滅他幾個羽翼，也勝於白死。」便對楊志道：「楊兄，公明哥哥好意，我非不知。但我李成梗直一身，斷不肯無功受祿，現在既蒙招留，我卻不敢附居眾英雄之列，倘一旦立得一二功勞，顯得我李成本領，然後再敘大義。」宋江又起坐長揖道：「將軍在此，山寨有光，又肯為我立功，莫說眾兄弟欽服，就是我宋江這把椅兒也當奉讓。」大眾歡談了一回，李成對宋江道：「公明哥哥大義，小弟分欽佩，現在小弟還有一個知己，倘能邀得他來，亦可一同聚義。」宋江問是何人，李成看著楊志道：「就是大刀聞達，現在雲統制帳下。」楊志接口道：「此人真有萬夫不當之勇，惜乎不能招致。」宋江道：「想雲天彪日內必來，聞將軍必然回來。」便對吳用道：「何不用計擒之？」吳用捻髭微笑道：「且看。」當時眾人又談一回，酒闌而散。

吳用私對宋江道：「李成此意，真偽難測。今小可已定主見，來日調楊志為先鋒，即以李成為副先鋒。我看楊志和李成交情卻好，必能聯絡得李成。陣上我教楊志與李成寸步不離，他亦無所施技。李成倘肯奮勇斬獲，便是誠心歸我，如或有退縮，便見其偽。至招致聞達一層，小弟另看機會。」宋江稱是。當下計議已定，吳用便教將李成手下被擒的官兵放走幾個，回去通知李成投降，以絕李成歸路。

風會在西灝山，聞知李成降賊，大驚。正在躊躇無計，次早忽報雲統制領傅玉、雲龍、聞達、歐陽壽通，並三萬人馬前來，風會忙令開營迎入。原來天彪自接到康捷傳樞密院札子，令其收復萊蕪、新泰，正在調集各路人馬，忽接到宋江攻清真營之信，便飛速統兵赴清真營來。風會稟稱：「李成追賊被擒，聞得已降於賊，殊為詫異。」傅玉、聞達等亦個個呆了，齊聲道：「萬不料李成有此一事。」天彪沉吟了一回道：「非也，吾料李成決不出此。他從我年餘，《春秋》大義聞之熟矣，何至今日昧心。且統兵前進，以現行止。」說罷，便命聞達為前部，密淪道：「此去如見李成，不可鹵莽，須細心察看行止。」聞達領令起行。天彪便命傅玉守營，眾將齊出。天彪三萬人馬，並風會二萬人馬，共五萬人馬，浩浩蕩蕩殺奔宋江營前。

宋江見天彪兵馬果到，又是聞達為先鋒，大喜，便命楊志領李成當先出馬，宋江領全軍齊出。兩陣對圓，這邊官軍隊裡，五百名砍刀手擁天彪出陣，大罵：「宋江瞎賊！因你目無朝廷，故爾天加大罰，尚不悔悟，還敢猖狂！」宋江大怒，出陣大罵：「你這廝早晚必為吾擒，尚敢口出狂言！」便叫楊志出馬。這邊聞達提大刀迎住，兩下便鬥。兩陣吶喊，戰鼓齊鳴。李成在楊志背後看著楊志，立馬挺槍待刺，心中忽然不忍，猛咬牙道：「今日如此徇情，臣多一友，君少一臣矣！」驟馬上前，一槍直透楊志背心，穿出前胸，大叫：「楊志，我顧你不得了！」賊軍一齊大驚。天彪大喜，急揮前軍殺上。李成抽出槍頭，與聞達並馬殺奔賊軍，賊軍前隊大亂。官軍一齊奮勇大殺，直殺得賊兵屍橫遍野，血流成河。宋江、吳用忙的后隊飛逃，怎當得官兵勢大，遮天蓋地的殺來。正是：泰山壓卵，不須輾轉之勞；螳臂當車，豈有完全之理。不知宋江、吳用等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